

四明叢書

張宗祥



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得禮卽得道正朝廷正國無不正矣振恥興恥乃其緒餘此豈惟魯哀公未知自漢以來此道不明久矣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必敬其妻子也蓋有道焉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是故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其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修此三者則大化愾乎天下矣

聖言深中人心身與子與如此常情重愛聖人因之以發明道心愛而敬則無邪矣無邪卽道愾太息也天下歎服之矣

太王之道也

太王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如此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

言則民作辭

謂議其非

過動則民作則

民亦則而象之

言不過辭動

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若是則可謂能敬其身能敬

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其親孔子對曰
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與名謂之君子則是成其
親爲君而爲其子也孔子遂言曰爲政而不能愛人不
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
不能成其身

不愛人則人怨之甚則害之矣故曰不能有其身不
能保有其身則雖有土地不得而安處矣如此則雖
有天命不能享其樂矣如此則不特不能有其身亦
不成其身言不足以爲人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不過乎物合
天道也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
不已也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而
能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
道也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幸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避
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

家語作孝子不過乎親其旨同言不過事親而已不
離乎事物

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謂孝子成

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
及此言是臣之福也

夫成身不過乎事物之間而已不必求之遠所謂事
物不過夫婦父子君臣日用政事之間不過乎合天
道此世俗易曉之言及公再問天道則言貴其不已
恐公未解又曰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是天道也
亦甚易曉夫人心自善自正自清明廣大人心卽道
故舜曰道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惟起意生過
而本心之善始有間輟而不能不已至是始與天不

相似今能不已則合乎天道矣此心之靈本無間斷
何止於如日月相從而已而孔子云者知哀公必未
遽曉故啟之以漸也若哀公用力久而純卽精神之
本聖也常情必閉而不出不動乎思爲故靜止而能
久是人爲也今雖不開而明白四達應酬交錯如鑑
中之萬象如四時之錯行常一常久是天道也無所
爲而物成卽此心也雖有思爲而實無思爲虛明而
應庶政自不失其道而國治民安矣卽天無爲而物
成之道也所謂已成者我未始不全成也以昏爲虧

故以不昏爲成曰成曰明皆所以申明此道也天人之道本一哀公昏故姑告以合天道至于不閉而久無爲物成則天人一矣公至是莫曉故自謂蠢愚冥煩孔子又謂雖仁人亦不過事物之間而已孝子亦不過事親之間而已不必求諸幽遠於是又引而通之曰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自此忽通則本一之妙未始不在我矣孔子循循善誘至簡至易明白坦夷故公亦心曉使公自是不失道在公矣惜乎其後昏情

哀公問禮第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公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以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婚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而後治其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

既順百姓所能因聚會時節因其成事又繼治其文

章黼黻以順其情制禮皆因順

然後言其喪算

算數也喪服有輕重之數禮有貴賤之數言以立制
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
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

卽所居而安不務崇大醜類也禮有節有類不亂不
踰

卑其宮室車不雕幾

音奇君不乘奇車音同而字非歟家語作幾

器不刻鏤食不貳味心不淫志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也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利無厭大戴記作好色小戴記作好實淫行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忤其眾忤作午以伐有道

眾心豈欲伐有道忤其意強使之

求得當欲不以其所虐殺刑誅不以其治治理也昔之用

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五儀第四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

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公曰然則章甫絢履

鄭云絢著履頭狀如刀衣鼻賈云絢以條爲履頭鼻簡攷禮物罕有特設多因本有古者履形方左右前後合而成履所謂絢者以條組繫兩旁而束之卽今之繫鞋世以繫鞋爲禮亦曰帶鞋但鞋形如古方履古履無絢後加絢益善繫束亦有刀衣鼻之狀鼻在履頭喪履無絢從略

紳帶而撻笏者皆賢乎孔子曰不必然丘之所言非此

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志不在於食葷

大戴記軒

作路斬衰菅菲杖而歆粥者志不在於酒肉

大戴記酒肉作飲食生

乎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公曰善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何如則可謂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

邑邑猶深潛

不能選賢人善士

而託其身焉以爲已憂

親近小人故致憂患

動行不知所務止立不知所定

庸人如醉如夢之狀如此

日選於物不知所貴

其心日日隨物選擇美者利者自智者觀之乃反取其惡取其害實不知所擇不知所貴

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鑿爲政心從而壞

五鑿五竅也耳二竅鼻二竅與口而五

若此則可謂庸人矣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者

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順之若夫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

肌膚未嘗變易此據大戴記大戴記每驗其不改作家語多更改多誤於此言性命之於形骸非

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若此則可謂士矣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躬行忠信其心不覺家語作覺大戴記作買皆通書曰厥德修罔覺不覺

者純誠亶亶之謂不買者今俚俗亦有之不交攬外
物之謂

仁義在己不害不知聞

不以不知聞於世爲害

志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

舜以不矜不伐稱禹然則不伐人情所難我明彼蔽
論辨而必至于爭

猶然若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公曰
敢問何謂賢人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好惡與民同情

取舍與民同統

賢人則能及物矣好惡取舍無私無我一與民同行中矩繩而不傷於本

勉強遵規矩繩墨者雖中而傷其本矣本心之妙非思非爲而自中繩矩聖人則盡乎此賢人則入乎此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害其身

言雖可法而不免害身者智不周而德不備也

躬爲匹夫不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

不願富貴非專好貧賤謂躬爲匹夫而心其安焉不